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詩經注析

下

詩經注析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詩
經
注
析

下

程俊英
蔣見元 著

中
華
書
局

新編諸子集成擬目

論語集釋 〔清〕程樹德撰

孟子正義 〔清〕焦循撰

四書章句集注 〔宋〕朱熹撰

荀子集解 〔清〕王先謙撰

墨子閒詁 〔清〕孫詒讓撰

墨子校注 吳毓江撰

墨辯發微 譚戒甫撰

墨子城守各篇簡注 岑仲勉撰

老子道德經注 〔魏〕王弼撰

老子校釋 朱謙之撰

帛書老子校注 高明撰

莊子集釋 〔清〕郭慶藩撰

莊子集解 〔清〕王先謙撰

莊子集解內篇補正 劉武撰

列子集釋 楊伯峻撰

管子校注 黎翔鳳撰

管子輕重篇新詮 馬非百撰

商君書錐指 蔣禮鴻撰

韓非子集解 〔清〕王先慎撰

公孫龍子懸解 王瑄撰

公孫龍子形名發微 譚戒甫撰

十一家注孫子校理 〔魏〕曹操等撰

呂氏春秋集釋 楊寬、沈延國撰

晏子春秋集釋 吳則虞撰

孫臏兵法校理 張震澤撰

新語校注 王利器撰

新書校注 閻振益、鍾夏撰

淮南鴻烈集解 劉文典撰

淮南子集釋 何寧撰

鹽鐵論校注 王利器撰

春秋繁露義證 〔清〕蘇輿撰

法言義疏 汪榮寶撰

太玄經集注 〔宋〕司馬光撰

白虎通疏證 〔清〕陳立撰

潛夫論箋校正 〔清〕汪繼培撰

論衡校釋 黃暉撰

附：論衡集解 劉盼遂撰

抱朴子內篇校釋 王明撰

抱朴子外篇校箋 楊明照撰

顏氏家訓集解 王利器撰

文子疏義 王利器撰

劉子校釋 傅亞庶撰

二 雅

雅是周首都鎬京一帶地區的樂調名，左傳魯昭公二十年：「天子之樂曰雅」。雅本爲一種樂器名，孳乳而爲樂調之名。故程大昌曰：「雅，樂歌名也。」雅有大小之別，正如孔穎達正義所說：「詩體既異，音樂亦殊。」鄭樵六經奧論指出：「律有小呂、大呂，則歌有大雅小雅，宜有別也。」惠周惕詩說：「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也，如律有大小呂。」他們都以音樂的觀點來說明大雅和小雅的區別，比較正確。由此可見：風、雅之別，就像現在地方調和京調一樣，非常明顯：大雅共三十一篇，都是西周盛時之作。小雅共七十四篇（除去笙詩有目無詩六篇），它產生的時間最長，從西周到東周都有，以厲、宣、幽時代爲最多。它們的作者，多數是周王朝上層人物，少數是人民作品。這些民歌，可能由于產生于首都，且用雅樂譜曲，故列於雅。雅詩的產地，在鎬京、維維。雅詩的內容比較複雜，其中有周族史詩、種族戰爭詩、諷刺詩、民歌、戀歌、農事詩、貴族宴會享樂等生活詩、祭祀詩、歌功頌德詩和其他，是周代社會、家庭的一面鏡子。

小雅

鹿鳴

這是貴族宴會賓客的詩。毛序：「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他認爲是周王燕群臣的詩，可備參考。鄭玄、孔穎達、朱熹均從序說。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引蔡邕琴操：「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酒食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魯詩和御覽均以鹿鳴爲刺詩，但與全詩氣氛不合，今不取。至於詩的確切寫作年代則不可考。或曰作於周成王時，或曰作於康王時，都是沒有根據的。當時詩皆入樂，後來將鹿鳴等篇的樂調在舉行鄉飲酒禮、燕禮等宴會上歌唱。據臧琳經義雜記考證，鹿鳴的樂調，在魏武帝（曹操）時，有杜夔者，還能歌唱此調。

全詩三章，首章言奏樂，二章言飲酒，末章則並奏樂、飲酒而言之。從情緒上說，是一章比一章親近，從氣氛上說，是一章比一章熱烈，至末章則達到「和樂且湛」的高潮，層次十分清晰。王夫之 薑齋詩話：「始而欲得其歡，已而稱頌之，終乃有所求焉，細人必出於此。」鹿鳴之一章曰「示我周行」，二章曰

「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傲」，三章曰「以燕樂嘉賓之心」，異於彼矣。此之謂大音希聲。希聲，不如其始之勤勤也。」他雖然是評論詩的精神境界，但我們亦可從中悟出詩人結構布局的妙處。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yōu yōu)，字亦作呦、攸，鹿叫的聲音。說文：「呦，鹿鳴聲也。」

苹，藜蒿。爾雅釋草：「苹，藜蒿。」郭注：「今藜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疏：「葉青白色，莖似箸

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毛傳訓苹爲萍。據爾雅，萍是水中浮萍。鹿不食浮萍，毛傳誤，故鄭箋易爲藜蒿。按這二句爲起興，陳奐傳疏：「鹿鳴食野草，以興君燕群臣。」

嘉，善。嘉賓，佳客。

鼓，動詞，彈。鼓瑟，彈瑟。笙，樂器名，用竹和匏製成。王先謙集疏：「魯說曰：笙長四寸，十

三簧，像鳳之身也。」

簧，笙中的舌片。楚辭九嘆王逸注：「笙中有舌曰簧。」按笙爲管樂，共十三管，每管有簧，故或

謂笙爲簧。毛傳：「簧，笙也，吹笙而（則）鼓簧矣。」

承，捧上。鄭箋：「承猶奉也。」奉即捧之古體。筐，盛幣帛的竹器，亦稱作篚，不同於采蘋中盛

菜的筐。毛傳：「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將，送。這句意爲：捧着盛幣帛的筐贈送賓客。

人，指客人。好我，愛我。

示，告。周行，正道。按卷耳「真彼周行」的周行指大路，是本義。此處引申爲處事所應遵循的正道。孔疏引王肅云：「夫飲食以饗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這幾句話說明了本章的大意。

韻讀：耕部——鳴、莘、笙。陽部——簧、將、行（音杭）。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倣。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蒿，菊科植物，亦名青蒿、香蒿。爾雅：「蒿，藪。」陸璣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藪。」

德音，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謂此處本應作「德言，卽人內在之德性與外在之言語。」其說可從。鄭注鄉飲酒禮釋作「明德」，舊注多從之，實則未當。昭，明。這句是贊美客人有光明的品德和言語。

視，鄭箋：「古示字也。」三家詩正作示。佻（tiào 挑），魯詩作偷，左傳昭十年及說文引詩皆作偷。佻，不厚道的意思。孔疏引左傳服注：「示民不偷薄也。」佻，偷正字，佻、偷俗字。

君子，指一般貴族。是，代詞，指嘉賓。則，則法，榜樣。倣，三家詩或作效，效法，學習。

朱熹詩集傳：「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效。」

式，語助詞，無義。燕，安適。末章末句「以燕樂嘉賓之心」毛傳：「燕，安也。」有人訓燕爲宴，指宴會，亦通。敖，舒暢快樂。馬瑞辰通釋：「爾雅舍人注云：『敖，意舒也。』凡人樂則意舒，是知敖有樂意。」嘉賓式燕以敖，猶南有嘉魚詩「嘉賓式燕以樂」車牽詩「式燕且喜」、「式燕且譽」也。」

韻讀：宵部——蒿、昭、桃、傲、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蒿類。孔疏引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馬瑞辰通釋：「傳：『芩，草也。』釋文引說文云：『芩，蒿也。』按：今本說文亦作『芩，草也。』當從釋文所引訓蒿爲是。首章『食野之苹』爲蘋蕭，卽蘋蒿。二章『食野之芩』，亦蒿屬。正與二章『食野之蒿』相類。足證古人因物起興每多以類相從。」

湛（CHIN 耽），本字爲媵，說文：「媵，樂也。」盡興的意思。或假借作耽。常棣七章末句釋文引韓詩：「耽，樂之甚也。」按湛、耽都是媵的假借字。

燕，安。馬瑞辰通釋：「燕樂，猶上言式燕以敖耳。」他又說：「此詩三章，文法參差，而義實相承。首章前六句言我之敬賓，後二句言賓之善我。二章前六句卽承首章人之好我言，後二句乃言我之樂賓。三章卽接言賓之樂，後二句又申我之樂賓，以明賓之樂實我有以致之也。」他概括地說明了各章

的大意。

韻讀：侵部——琴、琴、琴、湛（都森反）、心。

四 牡

這是出使官吏思歸的詩。毛序：「勞使臣之來也。」姚際恒詩經通論說：「試將此詩平心讀去，作使臣自咏極順，作代使臣咏極不順。亦因『作歌』句橫隔其間也。」按詩中明言「是用作歌」，表明詩的作者即使自己，不是慰勞使臣的君主。毛序的附會，蓋由於左傳襄公四年所載穆叔的話：「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不知道裏所謂使臣，乃穆叔自稱。大約當時采集此詩後，配樂作譜，遂用於慰勞使臣，而儀禮中燕禮、鄉飲酒禮亦歌此詩。

王夫之薑齋詩話云：「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爲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後來詩人，多苦心煉意，而詩經則因爲處於文學的早期，幾乎篇篇都是創意之作。如此詩五章，反覆感嘆「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遑將母」。思歸不得養之意既立，「四牡騑騑」的賦句和「翩翩者雌」的興句便都能含情蓄義，充滿了詩人風塵僕僕的辛勞和進退維谷的矛盾心理。毛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鄭箋：「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闡發詩意很透徹。而後世「忠孝不能兩全」之意，或以此詩爲濫觴。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駕車的四匹公馬。駢駢(㉑非)，馬疲貌。毛傳：「行不止之貌。」廣雅：「疲也。」行不止則

必疲。

周道，大路(從朱熹說)。毛傳謂「岐周之道也。」亦通。倭遲，即逶迤，易林旅之漸用此句作

逶迤，疊韻。道路曲折遙遠貌。說文：「逶迤，袞去貌。」此是本義。毛傳：「歷遠之貌。」此是引申義。

釋文引韓詩作「逶夷」。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又作「威夷」。漢書地理志注引作「郁夷」。按倭遲、倭夷、

逶迤、威夷、郁夷古音都相近，故通用。

韻讀：幽部——牡、道(徒叟反)。脂部——駢、遲、歸、悲。

四牡駢駢，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嘽嘽(㉒灘)，毛傳：「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說文云：「嘽，喘息也。詩曰：嘽嘽駱馬。」又云：「疹，

馬病也。詩曰疹疹駱馬。」是三家詩亦作「疹」。駱馬，身白、尾黑的馬。說文：「駱，馬白色黑鬣尾

也。」

不遑，沒有閒暇。毛傳：「遑，暇。」啓處，猶言在家休息。毛傳：「啟，跪。處，居也。」啓是蹠之

假借，小跪。居爲尻之假借，說文：「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亦安坐之義。古人席地，坐時兩膝著

地，臀部貼於足跟；臀部不着足跟爲跪；跪而聳身直腰爲蹠。

韻讀：脂部——騑、歸。 魚部——馬（音姥_三）、鹽、處。

翩翩者騑，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說文：「翩，疾飛也。」騑（_三追），鴿。陸璣：「今小鳩也。」毛傳稱爲「夫不」，今名勃姑。皆取其鳴聲爲名。

載，句首爲發語詞，句中載訓又。此句意爲飛上又飛下。

集于句，見鴿羽注。

將，毛傳：「將，養也。」按將與養古同聲，桑柔鄭箋：「將，猶養也。」

韻讀：魚部——下（音戶上聲）、栩、盬、父。

翩翩者騑，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止，停止。按這章和上章首三句都是起興，馬瑞辰通釋：「左氏昭十七年傳：『祝鳩氏，司徒也。』孔疏引樊光曰：『祝鳩，夫不，孝，故爲司徒。』是知詩以騑取興者，正取其爲孝鳥，故以興使臣之不遑將父，不遑將母，爲騑之不若耳。」

杞，爾雅郭注：「今枸杞也。」莖、葉及子均可入藥。

韻讀：之部——止、杞、母（滿以反）。

駕彼四駘，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四駱，陳奐傳疏：「四駱，四馬皆駱也。」

載，語首助詞，這裏含有勉力之義。驟，奔跑。說文：「馬疾步也。」駮駮（音侵），馬疾馳貌。

說文：「馬行疾也。」

是用，爲「用是」的倒文。用，因。是，此。用是，卽因此。

來，語中助詞，作用同「是」。王引之經義述聞：「來，猶是也。」諗，念之假借，古諗和念同音。想。

王先謙集疏：「言我惟養母是念。」

韻讀：侵部——駮、諗。

皇皇者華

這是一位使者外出調查情況、采訪意見的詩。詩是使者所作，詩中之「我」是使者的自稱。舊說認爲送征夫之詞，毛序：「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這一解釋可能是由於對左傳襄公四年「皇皇者華，君教使臣」一語的附會，其錯誤與解四牡爲「勞使臣之來」相同。春秋時代統治者常於宴會時使樂工歌唱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如儀禮、鄉飲酒禮、燕禮所載及左傳襄公四年「晉侯饗叔孫穆叔」等。但這只是取其音樂，或賦詩斷章取義表達自己外交意見及態度而已。與詩之本義無關。陳廷傑說：「此爲使臣之詞，博咨民隱，欲以達下情。」他分析此詩的主題，大致不錯。

這首詩同召南小星一樣，都是使臣在外出途中所作，但兩者反映的情緒不同，前者充滿信心，後

者怨嗟不已。而前者這種自信是通過重章疊唱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二至五章每章只換三四個字，反覆吟咏，歌唱馬兒的高駿，歌唱繮繩的稱手，對自己出訪民間的任務，充滿了自信和責任感。疊章在詩經中屢見不鮮，而以一唱三嘆式的低調居多。惟此詩疊章用詞明麗，格調高朗，迴環反覆的疊唱向讀者展示了一幅意氣風發的出使圖卷。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色彩鮮明貌。皇，煌，古今字。毛傳：「皇皇，猶煌煌也。」說文：「煌煌，輝也。」華，古花字。

原，高的平原。隰，低濕之地。毛傳：「高平曰原，下濕曰隰。」按詩首二句爲興，毛傳：「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

駢駢（suǐ suǐ 身），毛傳：「駢駢，衆多之貌。」說文：「駢，馬衆多貌。」此爲本義。引申爲形容人衆多之貌。楚辭招魂王逸注引詩作「旻旻」，是魯詩作「旻」。國語晉語、列女傳、說苑引作「莘莘」，是韓詩作「莘」。征夫，使者。毛傳：「征夫，行人也。」按春秋時臨時派遣出使者稱「使人」、「行人」。此句言使者隨從甚衆。陳奐傳疏：「言從使臣者衆多，所謂卿行師從也。」

每，經常。一切經音義廿五引三蒼：「每，數也。」懷，思，擔心。靡及，不及。朱熹詩集傳：「懷，思也。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和烝民「每懷靡及」同義。

韻讀：魚部——華（音乎）、夫。 緝部——隰、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駒，小馬。釋文：「駒本亦作驕。」說文：「馬高六尺爲驕。」詩曰：「我馬維驕。」馬瑞辰通釋：「驕與

駒雙聲，古蓋讀驕如駒以與濡、驅、諏合韻。後人據音以改字，遂作駒耳。」

如，而。 濡，潤澤。見羔裘注。

周，普遍、廣泛。朱熹：「周，徧。」爰，于。 咨，訪問。左傳襄公四年：「訪問于善爲咨。」諏

（zōu 鄒），了解事物的情況。左傳：「咨事爲諏。」國語：「咨才爲諏。」才卽事的假借。內傳、外傳意思是一樣的。

韻讀：侯部——駒（音鈎）、濡（汝藍反）、驅（音藍。ㄉㄩ）、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騏，青黑色花紋的馬。見小戎注。

如絲，形容四馬六轡的調勻。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

謀，商討。左傳：「咨難爲謀。」國語：「咨事爲謀。」

韻讀：之部——騏、絲、謀（謨其反）。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